



云南文史书系



# 大道之行

周善甫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

# 大道之行

周善甫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道之行 / 周善甫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  
三联书店, 2014.10

(云南文史书系)

ISBN 978 - 7 - 108 - 05126 - 4

I. ①大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华文化 - 文集  
IV. ① K20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68349 号

选题策划 朱利国 曹永平

责任编辑 王海燕

装帧设计 薛宇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宋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[www.sdxjpc.com](http://www.sdxjpc.com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375

字 数 152 千字

定 价 72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# 目录

前 言 3

- 一、木本水源 7
- 二、彬彬西周 17
- 三、大哉孔子 31
- 四、秦汉宏猷 55
- 五、唐宋雅范 79
- 六、明清佳绪 147
- 七、救亡百年 181
- 八、“仁”与“个” 195
- 九、修身为本 229
- 十、诚则灵 289
- 十一、结语 321
- 十二、但书 327

莫道已穷千里目  
当知才上一层楼  
扶遥直出风云外  
指顾与君说神州



## 前 言

《礼记·礼运·大同篇》开篇就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”径直揭示了中华文化的真精神。因而即以这四个字，作为本书的标题，意在指出：中华文化，即乃人类文化之正源主脉。

话虽如此，可是近两百年来的国家生活，却表现得如此贫、弱、差、乱。与西方相比，就不能不怀疑到会是出于传统文化的劣根了。而论者又全据西方的价值观予以批判，于是越骂越觉其丑恶。异口同声地一连骂了这一百多年，骂得全无是处，甚至有人说它是“无法根治的遗传性恶疾”。终于连最后一点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骂没了。在这样的心态下，要讲什么爱国主义，那只能是口头禅而已。大家无非一个劲儿走“全盘西化”的道路。可是经历了百十年的折腾，再回首检验其实践

效果，则又岂能尽如人意？

有名言说：“凡是存在的，都是合理的。”像中华这样一个硕大久远的文化存在，总不会全然不合理到如现代国人之所咒骂。因之，我就改用传统的价值观，试来检验四千年来祖辈的历史业绩。竟恍然发现其成就之辉煌、方向之正确，实非西方文化之足以望其项背。而且它的合理性是全面的，不仅“有其合理的一面”。故恍然悟到不是我们的祖辈错了，而是西方错了，并使我们上两代人也跟着西方错了。

要看清这一点，若只管身在此山，老从谷底的风云倏变中，去逐一细察彼此一时的得失，是远远不够的；而是要跳出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，从卫星的高度，宏观其大略才成，故仅言大略。非有怠于悉备，盖亦不宜悉备也。

文中虽多以政局兴废为线索，来检验文化之历史成果，但《大学》有明训，治国也必先以“修身”（做人）为本。故希望能重振民族的自信，以传统的价值观，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。这是作为文化教育的认识论提出的。

不过，对传统毕竟骂得过分长久，“积毁销骨”，



成见业已如山。一旦要盛道它的好处，倒有似危言怪论，颇难指望点头了。有不同看法，本也正常，就敬希通阅全文，并予独立思忖，再赐垂教。断章取义或沿用成见的批评，就恕不置答了。

近年儒学复兴，方兴未艾。此文谨作为孔子学术研究会交流论文。

作者谨白



## 一、木本水源

中华，自成世界。远从尧舜揖让起，直到清代中叶，堂堂五千年，便以“天下”自任，而逐渐成长起来；一直未曾自居于需要竞存的列国之林。故其所言之道，历来就是“天下为公”、“世界大同”之大道。而不是富国强兵、役民称霸的方略。这说法容或未之前闻，却是真实不虚的宏观认识。不肯定这一特性，便无从理解这悠久庞大的中华文化。

这一特性的获得，既不是秉承天神的意旨，也不是依循某位先知的倡率，而是形成于很早便已从事的农耕生产实践中。因农产之丰啬，既有赖天时地利之宜否，亦决乎人力之勤惰，故体验到：大自然有其不易之当然，也有其可易的或然；而人群乃得有参赞化育之应然。所以敬天而不信神，自强而不自恣，相信“天无私覆，地

无私载，人无私福”。于是形成安土重迁、乐群尚礼、勤俭好学、诚实平正的心理倾向。这正是人类正常的文化的先机。我们一开头便走上了正道。

这在世界范围，也大体一致。所有文明古国如埃及、巴比伦与印度等，也和中国一样，都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，其和平安详的文化趋向，是基本相同的。

至于其他主要从事渔猎、畜牧和商贸的地区，其文化趋向则显然异趣。因其居处既迁徙靡宁，得失又非力勤所能保证，故不信天道而托命鬼神，不恋故土而乐开新疆。恃勇斗狠，尚力服强。视掠夺为正得，目邻邦为寇仇。尚暴力，鄙礼教。重权利，贵自强。以个人之自恣及纵欲为幸福。即便也营群居之生活，亦不过慑服于强大之权力，或勉遵互制之契约。情志被动，旋伙旋仇。生活变动多端，无由堆垒高程文化，并常作为破坏者出现，因而每被目为“蛮族”。但也常起到突破成局、另辟新境的作用，故也未可全加菲薄。

所以古来人类文化，尽管样式繁多，驳杂难名，但辨其根骨，总不出爱好和平的农耕文化和崇尚竞斗的非农耕文化两个范畴。全世界诸多部族，俱受地缘及生产

方式所决定，作为先进后进，非此即彼。其风化之主流，或文或武。亦如阴阳之综错，又是一组对立而统一的矛盾。

可惜，几个农产尤丰的文明古国，由于畛域既小，未能形成大而有力的邦国；人民又重文习逸，都不具有坚强的自卫武力；而且又积累了令人眼红的财富，便时时为周近“蛮族”所觊觎，终于受到颠覆，逐一灭亡。其光辉灿烂的文化，而今已成徒供凭吊的陈迹而已了。

独有中华旧邦，不仅存立至今，还不断发展了起来。

其契机有四：首先，在于领有这么一块广袤的区域，尽可供这些勤奋的人民放手垦殖。主要在黄河中游，经禹凿龙门的刻苦努力，使渭、泾、伊、洛、漳、淇、泮、滹等河流，不断毗连为大量可耕之地；沿及下游的燕、赵、齐、鲁等原系沼泽的地带，也由黄河的历次改道，逐渐沉积为“浮云连海岱，平野入青徐”的千里平畴；乃至展延到江、淮、汉、赣诸流域。生存空间异常阔绰，非尼罗河畔或两河之间狭隘局面可比。

因此，不论华、夏、戎、羌<sup>[1]</sup>，只要定居下来，投

---

[1] 中国古代部族。

入劳力，便可无条件耕王之野，立王之廷，逐渐归化，共同走向安全和谐的正道。即便还有暂称为夷、狄的群落，也仅言其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差别，而非以血统相仇的敌对部族。故远人来归，莫不欢迎而登诸衽席，教化而“中国之”。所以疆土日辟，结合日固，不断强大，成为不容轻侮的文化实体。周近的“蛮族”也就颇难形成足以颠覆中土的强寇了。

其次，这一广袤的农耕大地，论其气候、土壤、水文等自然条件，仅如《禹贡》所说“厥田唯中中”<sup>[1]</sup>，只属不好不坏的光景。所以要出力耕织，方能不虞饥寒；要众力改进，才有望丰裕。于是养成尚勤俭、重实际的民风。不似埃及之有沃壤而习奢纵；或如印度之兼具天候水土之宜而乐于冥想。于是克勤克俭，护惜斯土斯邻。

再次，不知哪位睿智的先知，订下了“同姓不婚”的古制，使得氏族之间网织着姻娅关系。如下面这些著名人物：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是殷商挚国之女；周武王的母亲太姒系夏部族；孔子的先代是宋国贵族，而与姬、姜之间并无芥蒂；晋文公的母亲叫大戎狐姬，故晋文公

---

[1] 见《尚书·夏书》。

曾奔狄；其庶母也是骊戎之女；晋卿赵盾亦是狄女所生；秦为周之侯国，但秦晋缔婚，传为佳话；孟子生于邹，春秋时邹属邾，邾乃东夷，而被尊称为亚圣。此种例子是不可胜数的。这样，不仅大有利于氏族之间的和平与安定，还一直起着优生的效果。

最后，在于德治教化的形成。以上种种客观存在，既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；反过来，大体趋向一致的思想意识，也逐渐凝成特定的学说与制度，持续地影响到具体生活。

远在上古，华夏先哲便以自然数的阵列和对称变化的图像，推呈出河图、洛书及太极八卦来。让人们认识到阴阳对立、相生相成的普遍真理。并由之推论到人的心性也当一分为二，作为“道心”和“人心”来理解。著名的尧、舜、禹禅代时，所隆重吩咐的“虞廷十六字”，便运用了这伟大的哲理。其原文如下（逐句注以我的试译）：

人心惟危（身命之理，总有危险的倾向），  
道心惟微（心性之道，却微妙而不显然）。

惟精惟一（要精当地找到唯一的平衡点），  
允执厥中（要始终掌握两者的中位）。

——详解见拙作《析性·中庸》

这样，把人的心思分别作动物的生性和天命的灵性两个对立面来体认，才足以明善恶，辨义利。并揭出了以“仁”（关爱他人）为本的道德观来，作为人人立身的正道，若有国者能执行“仁政”，便是令天下归诚而莫御。

所以朱熹赞扬之，说：“夫尧、舜、禹，天下之大圣也；以天下相传，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圣，行天下之大事，而其授受之际，（所）丁宁告戒（者），不过如此，则天下之理，岂有以加于此（者）哉！”<sup>[1]</sup>对的，这就是中华德治教化的发轫。数千年一脉相承，成为长治久安的又一依据。

这样，仗着有此广阔的疆土，众多勤劳朴质的人民，得以从事稳定的农耕生活，便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邦国，并开创了一个爱和平、乐群居的文治政体。足以

---

[1] 见朱熹《中庸·序》。



融摄周近的部族，而不致形成敌对的强大势力。所以不但不像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受到周近蛮族的摧残与颠覆，还日益开拓和稳定起来，成为古文明的唯一子遗。甚至广徠远人，而以“天下”自居。

或问：自尧、舜以迄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不是也有过掌政部族的武力迭更吗，难道不算颠覆？

是不算！不仅“岳牧威荐”的唐虞禅让，开和平交接政权的先河，即便商汤之放夏桀、周武之诛殷纣的事故，也仅是率天下以伐无道的政权易手，而不是何者民族的勃兴或灭亡，更不是“天下”的沦丧。这可由原有文化的完整延续加以理解。

对那一时代，我们所可据以考证的文献是《尚书》。尽管《尚书》也未可全信，但毕竟是最逼近当时实况的著录，且大体已为近代出土的文物所证实。当中论“两典”、“三谟”以及其他篇章，主要反映的都是德治文教的同一基本精神。

如《尧典》就有“克明峻德，以亲九族；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；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黎民于变时雍”的话。

而《舜典》所肯定的，也是“睿哲文明，温恭允塞，